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以梨园之事 书人性之理

□刘晓电

近日，话剧《风雪夜归人》再度回归重庆。这部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诞生于抗战时期话剧的黄金时代，创作于重庆渝中区归元寺，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抗建堂。若干年前，笔者便知晓这部创作于80年前的《风雪夜归人》。如今，从读剧本到迈入剧场，终于了却了期盼已久的心愿。

读剧本

大约在6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到朋友赠送的《风雪夜归人》剧本。翻阅几页，便被深深吸引。阅读完全本之后，甚是惊叹。

1942年，年仅24岁的吴祖光先生，在完成被誉为抗战戏剧“鼻祖”的《凤凰城》剧本创作之后，又提笔写出了《风雪夜归人》。

读了剧本，便知道了为什么这部作品被北京人艺列为保留剧目演出至今；为什么1943年中华剧艺社在抗建堂首演之后，周恩来总理七次前往剧场观看演出；为什么重庆市话剧院的“中国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选择了这部剧目进行重排。这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剧作。

以梨园之事，书人性之哲理。这是笔者阅读剧本的感悟。

读这部剧作，如同吴祖光所说：“因为这一部作品，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

笔者在这部剧作中结识的新朋友包括剧作家、剧中人、剧中景……当捧着纸质剧本静心阅读，剧作家、剧中人、剧中景便带着鲜活的气息跨越时空，与读者神的交流。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红氍毹上绽放万道光芒的剧中人物担旦魏莲生，在经历了“角色”的精彩之后，终于悟到自己现实中的命运如同剧中女主角玉春欲言又止的“人苦不自知”。当他告别了“角色”的舞台，去寻找真实的自我之时，如同他自己所言：“我将来也许会穷死，会冻死，会苦死，可是我会快活一辈子。”

20年后，已逃离“角色”回归自我的魏莲生又回到曾经熟悉的后花园，他要寻找他的影子、他的脚印。在寻找中，魏莲生实现了他人性的返璞归真。

关于角色的描述，吴祖光更是不吝笔墨形象生动。魏莲生——魏三身上就像是带着一阵风一片迷人的光彩；玉春——世界上有几个人具有慧眼，谁能一眼看穿在华丽的外衣里面可能深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苏弘基——四十上下的壮年人，一身绛罗绸缎衬出他炙手可热势绝伦……

关于景物的描述，吴祖光以拟人的手法，将读者带入其景并鲜活了感悟——雪后的黄昏，院子里荒凉、冷寂；时有一小团一小团的雪从枝丫上悄然落下。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黄昏还在呼吸。

一部优秀的剧作，可以让读者从剧本中呼吸到戏剧的根基——文学的空气。《风雪夜归人》便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能从中呼吸文学空气的经典剧作。

□王忠德

老桥是曾经的记忆，老桥是难舍的情结。常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常常也会是新的来了旧的慢慢才走。渝黔铁路白沙沱长江大桥，当属于新的来了旧的才慢慢走的这一类。新桥早已建成通车，最近，老桥也开始拆除。

渝黔铁路老白沙沱长江大桥，也叫小南海长江大桥，横跨长江大桥，是一座通火车近60年的老桥。南岸是江津珞璜镇，北岸是大渡口跳磴镇。新的渝黔铁路长江大桥紧挨着它，在下游100米，渝黔铁路也于2017年通车。新桥通车了，老桥就退役了。

几年间，新桥老桥并列在长江上。新桥雄姿英发，挺拔伟岸，来来往往车辆繁忙。老桥静卧沉睡，默默无语。

火车不在这老桥上过了，人们就可到桥上观光和过桥了，游客和行人倒也不少。有段时间，这老桥还成了网红打卡点。不少重庆人，特别是与这铁路老大桥有情结的人，还专程到桥上，回顾大桥的光荣与辉煌，留下过往的真情和怀念。

很多次谈及这老桥，潜意识中，我觉得这



《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演出剧照。
重庆市话剧院供图

访导演

所谓访导演，实则是在《风雪夜归人》确定在重庆再度上演之前。

2015年，重庆筹备抗战戏剧博物馆时，笔者去到北京，拜望那时健在的老艺术家，专访老艺术家的后代们。同时，还拜访了著名导演陈健骊。

近些年来，陈健骊将《风雪夜归人》改编为芭蕾舞剧、戏曲评剧、现代昆剧，参加各类优秀剧目展演，并荣获各类奖项。

2023年1月2日，陈健骊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重庆，为《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的正式投排做前期准备工作。我们重庆人不能不为这位充满激情与个性的女导演助力点赞。

吴祖光笔下的舞台、布景、人物、服装、道具等等，都极具特色。以其中一道布景为例：“房屋是很好的建筑，四边有朱红漆就的栏杆，所以虽是后墙，也有很宽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窗门紧闭着，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软软的，深紫色颜色的绒窗帘……”这些细致的描述，为舞台的艺术空间和艺术氛围提供了创作依据。

要将吴祖光的舞台艺术构思完美地呈现，具有相当的难度系数。

通过舞台上的艺术呈现，在二度创作中，陈健骊导演竭力使舞台效果达到吴祖光笔下的艺术构思，竭尽全力去完美呈现。

一部剧作的成功，演员的二度创作至关重要。3月，听说剧组开始排戏，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笔者去到排练场探班。只见陈健骊导演一个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地在为青年演员们做着示范，青年演员们亦亦步亦趋地跟着导演的调度全身心投入排练。

要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这部经典之作的再创作，要让未曾挑过大梁的青年演员们完成难度颇高的角色创作，导演与演员

老桥早迟都会被拆除，应该去走走，找找当年从桥上过江的感觉。于是，一天下午，我专程来到珞璜，目的就是看老桥，拍老桥，走老桥。桥头社区的小吴给我带路。我们先去了一座居民楼上，观看老桥新桥全景，也看南北来往的动车。然后，我们从珞璜街走上曾经的渝黔铁路，直接就走到了老桥上。老桥上有不少游人，漫步于桥面钢轨上，来回于桥南桥北，观赏大桥依旧的风采和铮铮骨架，在大桥栏杆旁或轨道上拍照留念。

我兴致勃勃也心怀旧地重游之心，来到桥中间也是江心之上，感受阳光灿烂，江风吹拂。看远方，看远山，看江心，看江流，看厂房，看小镇，看轮船在老桥下移动，看动车在新桥上奔驰……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老铁路桥于1958年6月动工，1960年12月通车。这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二座桥，重庆的长江第一桥，它曾经也叫重庆长江大桥。上世纪70年代，重庆渝中区至南岸区的石板坡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取名重庆长江大桥。于是，这座铁路桥就以所在地命名叫白沙沱长江大桥了。它连接起成渝铁路与渝黔铁路，为云贵川渝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沿线老百姓出行带来极大方便。

它是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重庆人的一种怀念。白沙沱长江大桥，在风雨中坚守，在激流中挺立，默默奉献60多年。无数希望，无数追求，曾经从这里走向远方。

35年前的1987年至1988年，我曾在珞璜工作，常常从这老桥上步行过江，在小南海车站坐火车回江津开会。那时江津到珞璜还没有通公路客车，来往主要是坐长江里一种叫“揽载”的小机动船；或者在江津几江街道（当时叫城关镇）通泰门坐渡船过江到珞璜去火车站，再坐成渝铁路上的火车到小南海站，又坐渡船过江到珞璜。

那些年，有时为赶早，我天不亮就得从大桥上走过。特别是冬天的早晨过桥，独自一人，在寒风凛冽中步行。火车过时，风驰电掣，桥身震动，江水滚滚，步履摇晃。至今忆起，仍难以忘怀。

而今，这座老桥完成了它的使命。作为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确实深感不舍。

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怀旧只能说是一种情怀，留得住的认真保护，留不住的则留下记忆。该舍弃的要舍弃，有所舍才有所得，为了发展的需要而舍弃，这也是一种明智。该拆除就拆除吧，就让这老铁路大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像普通人的一生，终究还是有消失的那一天。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上新桥代旧桥。和谡号、复兴号列车在新桥上奔驰，非常令人振奋。我“咔嚓咔嚓”地不停拍摄，把老桥、新桥和奔驰的列车都装入镜头里，存入相机中。让老桥成为记忆，让新桥承载未来。看列车在新桥上飞奔，走向远方，走向未来。

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如今，这部重归重庆舞台的《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立上舞台，导演和演员功不可没。

看演员

“重庆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选择排演《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是富有挑战性的创排之路。

这部经典剧目的二度创作，因为艺术元素的多元性，加之将三个多小时的原创作品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重视作品，所以与同类型的话剧相比较，难度更大。此外，《风雪夜归人》的知名度大、观众的期待值高，舞台上的所有艺术看点，在观众的眼中都各有其审美标准。因此，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创排之路。

节目单上刻印着导演综述：“演员平均年龄三十三岁，没有‘大角儿’，于是在我心里做一个青春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出自杨绛《琴园精英王秀兰》的名句，念着上口，然而如各方努力实施，也就仅仅是一句口头禅而已。用经典剧目《风雪夜归人》为青年演员们提供创作演出的空间，是重庆市话剧院为青年演员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实践搭建了一道天梯，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乘兴观摩了这部《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两组演员的演出，非常欣慰的是，较之排练，两组演员的艺术创作功力在短短几个月创排中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扮演魏莲生的刘毅、赵展余，扮演玉春的刘又信、吴桐，扮演苏弘基的胡光子、李成龙，扮演李蓉生的雷泽玮、赵昱智，扮演王新贵的刘华、张兆余……两组演员都有着各自的闪光点。

吴祖光曾经说：“这部戏里没有主角与非主角之分……我的原意只是写一群‘不自知’的好人——人都是好的，这是我的信条……”

尽管如吴祖光所叙，但魏莲生仍是舞台上最令观众关注的人物。从舞台呈现效果看，赵展余(魏莲生的扮演者之一)，这位青年演员塑造的魏莲生与吴祖光笔下的魏莲生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在角色塑造中，赵展余在导演的阐述与指导下融入了自己对剧情的体会。目之所及，当第三场魏莲生与玉春被迫分离时，随着两人告别的对白层层递进，随着两位演员逐渐推进的激情演绎，笔者相帮的多位观众都在擦拭着眼泪。这便是青年演员将角色融入了自己心灵里，外化于自己的表演中，由此将观众的情感带入剧中所产生的剧场效应。

吴祖光笔下的玉春“具有非凡的美，无论是形体或者精神”，她不安于姨太太的丰衣足食，“真正的幸福要待她自己去找，她在找。”玉春在寻找幸福的过程中感化了魏莲生，她的感化不是靠“形体的美”，而是靠她非凡的“精神之美”。玉春的扮演者之一刘又信将玉春大气、率真，具有独特思想的特质，和努力寻找幸福、追求精神自由的激情较好地呈现了出来，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风吹过，烛影动，犹现故人恍惚。暮回首，青丝扬，飘落寒酥茫茫。台上我低吟浅唱，台下你掩唇思量。雪无声月露凝霜，风雪夜归人难忘……”《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的首演，在主题曲中成功落下帷幕。

十年磨一剑。身为成长于抗建堂的话剧观众，很希望看到，《风雪夜归人》(2023年版)继续传承经典剧目的艺术水准，精心打磨，为这部经典剧作，为承载这部剧作的抗建堂，为喜欢这部话剧的观众们，再选辉煌。

永林明霞

——我所知道的父母爱情

□周勇

早就想写写“永林明霞”，写写我的爸爸妈妈。

进入5月，总感觉有些异样。先以为是天气开起了“过山车”，二四八月乱穿衣嘛。后有一天，父母进入了我的梦境，面带微笑。方才惊醒，今年闰二月，5月1日是农历三月十二，那是父亲的生日。而5月25日，则是母亲的忌日。我又生在5月。真个是天人感应，心有灵犀。原来，我想念爸爸妈妈了。

几年前，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父母爱情》，真好。这些天我对爸爸妈妈的想念也就从写“父母爱情”开始吧。

爸爸妈妈是1950年在解放碑下认识的。那一年爸爸30岁。当时的重庆经济残破，匪特破坏严重。到1950年2月，市政府各部门才进入正常运转。军管会一方面肃清匪特，镇压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力稳定市场物价，整顿财政金融，全力保障人民生活。3月，父亲就被派去筹建重庆市第一家国营零售公司，担任经理。公司主要经营大米、食盐和植物油等零售业务，这都是人民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物品，自然责任重大。

那年，妈妈22岁，刚从重庆重华学院会计系毕业，于1950年5月来到重庆零售公司，在计划科做统计工作。她的任务是每天负责把整理好的各种报表、统计资料送到经理室，请当经理的爸爸审阅。

爸爸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新重庆的建设之中。因为是党组织派来的干部，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永林同志”。妈妈也这么叫他，一叫就是70多年。

妈妈晚年曾对我讲过他们当年相识相爱的经过。她说，尽管爸爸在商场，但能洁身自好，他不跳舞、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作风正正派派，衣服干干净净，对人也非常友善。

于是他们就相识，进而相爱了。

1950年下半年，爸爸又被派去筹建国营重庆信托公司，业务范围很大，并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责。这样他的任务就更重了。

爸爸妈妈是1951年初结婚的。婚后，爸爸担起了持家的担子，对妈妈和我们姐弟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1956年，爸爸的党籍得以恢复，公开了党员身份。这以后他才把参加革命的情况告诉了妈妈。

爸爸1936年读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他的直接领导叫李文祥，是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因刘国定出卖，李文祥被捕，后来李也叛变了，出卖了16位同志，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周永林。他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被迫脱党。

妈妈告诉我，他们结婚后住在会仙桥附近的大华宿舍。有一天晚上出去散步，走到解放碑旁大众糖果店门前，看到墙壁上贴着枪毙李文祥的布告，那上面写着他出卖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里面就有“周永林”。这让妈妈对爸爸更多了一份尊敬。

在初识爸爸的岁月里，妈妈心中有些疑问——新中国成立前爸爸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在那个年代，30岁已经是“大大龄”青年了。爸爸曾在一家大型的私营公司工作，做过黄金美钞生意，对经济工作相当熟悉。按照现在的说法，他算得上“钻石王老五”。妈妈曾问过爸爸，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爸爸并没有正面回答。直到他的党籍恢复后，才向妈妈和盘托出。

那时，经党组织同意，爸爸到私营“均益”公司工作，公司主要经营银行、饭店、房地产及各种贸易业务，生意很大。父亲在其中担

任高级经理职务，自然需要以西装革履、狐皮长袍、团花马褂、金丝眼镜和精心修剪的发型来加以掩护。

党组织给爸爸的任务是利用其职业优势，搜集重庆政治、经济情报，稳住资本家不要外逃，资金不要抽逃，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新重庆。工作的原则就是“隐蔽精干”“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爸爸便以均益公司业务为起点，学习商业、金融、房地产等学科知识，钻研经营之道。不长时间他就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成为行家里手，还把公司搞成了党内同志落脚生活的地方。他在商场上赚了不少钱，经济上比较宽裕。这让有些同志误以为抗战胜利后爸爸成天与资本家混在一起，去发“国难财”了。殊不知，他是一心一意地为党的工作提供资金，为党的活动创造条件。而这些“误解”在客观上对他为党工作起到了掩护作用。

他坦然地告诉妈妈，这是他当年被迫作出的一个个人生决策。那时的爸爸，职位高，钱不少，人年轻，长得帅，因此仰慕、追求他的女同学、女朋友不少。之所以不谈恋爱，完全是因为他所从事的隐蔽斗争十分残酷，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新中国。因此，他总是避免触碰“爱情”这根神经——他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牺牲而给“她和孩子”带来不幸，留下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因此，直到重庆解放了，周永林一遇到刘明霞，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相爱结婚。

直到妈妈去世前不久，她才给我说到这些事情。妈妈非常感慨，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有党性也有人性。正因如此，爸爸和妈妈对他们的爱情极为珍惜，从来没有吵架，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到了晚年，父母的爱情面临了一次生死考验。

1992年夏天，爸爸在修订增编《重庆谈判纪实》期间失眠，吃了不少药都无效。1993年出书后，更加严重。历经折腾才查出是普遍性脑萎缩、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他辗转于几所医院治疗，疗效甚差，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抑郁症。那真是病重如山，形容枯槁。

妈妈丝毫不敢大意，每天与爸爸寸步不离，随着爸爸八方求医，用她曾学过的中药知识，每天为爸爸煎熬中药，时间长达20多年。有相当一段时间，爸爸晚上难以入睡，80多岁的妈妈就陪着90岁的爸爸竟夜交谈。这在常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或许正是这爱情的力量，让病重的爸爸逐渐恢复了生机，进而恢复了写作的的能力，创造了医学的奇迹，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他生活大体自理，工作基本坚持，直到96岁高龄还能自己动手从事他心心念念钟爱的文史事业。

我们儿女，最为有幸的是见证了这感天动地的父母爱情。

同时，我们还见证了什么是同生共死的父母之爱。

爸爸是96岁高龄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家里无疾而终的；妈妈走得很突然。那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立即赶了过去。她几乎是和爸爸走的时间、方式一模一样，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开了我们。那种灾难突降、撕心裂肺的痛难以言表。但许多老人说，他们这种断然离世的方式，其实是对我们儿女最大的爱。

爸爸妈妈走了，我们长大了。

我常常想，爸爸的名字中有“永林”，妈妈则有“明霞”。“永林”是永远屹立、顶天立地的大树，“明霞”是明亮温暖、光彩可人的霞光。

这“永林明霞”就是永远指引我们前进、成长的那棵大树和那束光啊！

老桥情怀



韶华幸然
(纸本设色)
陈茂华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